

试论《尚书·洪范》与医学发展的关联

★ 鲍晓东* (浙江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 杭州 310053)

摘要:《尚书·洪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渊源,它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过正反两方面的深刻影响。它首先提出了“五行”的观念,成为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工具之一;它的“君权神授”的天人相应观又全方位地渗入了中医学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它提出的“神权至上”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尚书·洪范;中医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Shang Shu·Hong F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Association

BAO Xiao-do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CM, Hangzhou 310053

Abstract: *Shang Shu·Hong Fan* is a major source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Its the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over bo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profound impact. It first proposed the "five elements" concepts of Chinese medicine to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reasoning; Its "monarchical God conferred" the Indian view on the corresponding all-round infiltration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each "corner"; However, its "divine right supremacy" in the view of some exten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heories played a negative impact.

Key Words: *Shang Shu·Hong F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ilosophy.

《尚书》,共五十八篇,分为《虞夏书》、《商书》和《周书》。尽管今古文的真伪之争尚难有定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基本素材确实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它们较为真实地记录了距今4000~2600年间我国虞、夏、商、周的史实,反映了我国自氏族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初期的社会概况,内容涉及政治、宗教、哲学、历法、典章、法律、文学、地理、军事等历史文化各个层面,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历来是研究我国上古时期历史文化的首选典籍之一。著名的经史学家金景芳先生盛赞其为“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1]

《尚书》所反映的虞、夏、商、周时代是生产力不断提高,自然科学的知识不断丰富,人们的思维模式逐渐从“互渗律”支配下的“鬼神崇拜”中解放出来,

并且开始用“唯物观”、“矛盾律”的眼光打量世界。这种形态意识在医学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曾经长期统治人们头脑的“鬼神崇拜”的观念正经历着由盛而衰的全面退潮,原先它所拥有的解释医学的作用逐渐丧失;因而,这是一个“神权”势力不断强盛,再由盛而衰的时代^[2]。

然而,随着医学本身挣脱了鬼神的桎梏而蓬勃发展的时代,它又急需完备的理论武装自己,来摆脱自己纯经验的状态。于是医学的根系理所当然地伸向了包括《尚书》在内的肥沃的哲学土壤。纵览整部《尚书》,与医学的发展结合的最为密切的首推《洪范》。

《尚书·洪范》是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周武王克商以后,向商朝贵族箕子请教而得的治国的九条大政

* 作者简介:鲍晓东,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及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的关联性研究。

方针,即所谓的“九畴”。它不仅揭示了作为统治者所必须具备的五项基本素质和条件,治理国家在八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以及历法、礼仪、祭祀、占卜等方面的规定与要求,而且还充分蕴含了许多哲学的理念,与《周易》一起汇聚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渊源。

在《洪范》的“九畴”之中,与医学的关联性并不是平行的,其中“五行”、“稽疑”和“庶征”三条与医学的发展尤为关切。

1 “五行”总纲,医学理论奠基

“五行”的概念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对天地宇宙的结构性认识,并形成了一整套哲学的系统理论而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五行”一词在《尚书》中一共出现过四次,一次在《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另外三次都出现在《洪范》。与《甘誓》的有名无实不同,《洪范》中的“五行”,不仅初具系统规模,更重要的是它还被赋予了自然规律的认识。其曰: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3]

箕子在《洪范》中提到治国大法“九畴”时开宗明义就阐释了“五行”的哲学观念,这是不无深意的,联系“五行”的上文可以使我们有所启示: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鲧由于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违背了五行的规律,所以遭到了天谴,而禹则按照五行的规律行事,一切都治理得井然有序。因此五行作为宇宙构成和万物普遍遵循的规律性认识赋予了它贯穿“九畴”的总纲的地位。

所以这里的“五行”已经脱离了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五种具体的物质,而是从许多物象中进行抽象提炼而得的本体认识和意象属性,并具有了规律性的意义。

尽管“五行”之间的排列顺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未象后世那样的合理而严谨,但是,它所体现的五种属性以及与五味的比类联系已经使它初步具有体系的雏型,它所揭示的构成大自然的五种最基本元素本身所具有的物质属性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取向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性,无论是政治行为,还是医疗行为,无一例外。

箕子在《洪范》中谈到的“五行”正是有了这两方面的意义,才为医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基础。然而真正为医学所用,还要等到战国时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家将“五德终始”说引入五行体系,常胜派的观点真正确立之后才得以实现。

2 “稽疑”尚鬼,彰显医学地位

“稽疑”是“九畴”中的第七畴,其原意是教导统治者在确定某个重要决定时如何解决分歧意见,确切的讲是如何在人神的歧义之间决定取舍。其曰: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十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殷人尚鬼使“鬼神崇拜”在整个殷商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君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给这个时代深深地烙上了标志性印记。在当时上至君王,下到庶民遇事则问鬼神,“卜筮”成为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方向盘。

所谓“卜”,即占卜。在一块乌龟的腹甲上凿或钻一个小凹坑,放到火上灼烧,就会出现裂纹(即龟兆),通过分析龟兆,就能得知行动的吉凶。此法自唐朝之后业已亡佚。所谓“筮”,就是蓍筮。按照大衍法,用五十根蓍草经过“三变”求得一爻,以此类推,算得一卦,再根据《周易》中该卦的卦辞和爻辞以得知行事的祸福休咎。

《洪范》的“稽疑”是古代文献中有关卜筮的最早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卜筮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对于某个国家大事来说,如果君王大臣,人民百姓都表示赞成,但卜筮反对的话,那就只能作罢。

如果说“五行”的出现,标志着商末周初的人们已经从“互渗律”的桎梏中逐步解放了出来,已经用唯物的思维框架来认识和分析物质世界,预示着神权思想趋向没落的话,“稽疑”的内容又告诫我们殷商时期神权强盛的现象并未随着朝代的更替而顷刻瓦解,它还具有着相当旺盛的惯性生命力,在较长的历史进程里它还将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趋向没落,不甘灭亡,这就是当时神权政治的现状。

在这个神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医作为神权

的附庸没有自己独立的诊治权利和医药管理体制。当时帝王、贵族患病,轻则祈祷,重则御祭,完成贞卜形式之后,才考虑用医药治疗。如:

《殷墟卜辞研究》:“乙未卜,殟贞:匕(妣)龙(宠)王犷?”(译:母亲在天之灵能庇佑殷王的病吗?)^[4]
《殷墟卜辞研究》:“丁巳卜,贞:亡降犷?”(译:帝不会降下疾病吧?)^[5]

这样的例子在甲骨文里是屡见不鲜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疾病是鬼神带来的,当然祈求鬼神是最为有效的。“稽疑”所表达的思想也毫不例外,你想求得“身其康强,子孙其逢”,那么你的行为就必须得到上下一致的赞同的同时,还要得到卜筮鬼神的同意,这就是所谓的“大同”。

如果说“五行”的问世,给医学的发展注入了生命的活力的话,那末“稽疑”的实行对于医学造成了消极而严酷的现实。

3 “庶征”求顺,崇尚天人相应

“庶征”是“九畴”中的第八畴,它的原意是要求统治者通过正确的治理手段来顺应上天的意志,从而达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是典型的君权与神权的结合,天道与人道的呼应。其曰:

“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民,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所谓“庶征”就是各种象征。这些象征是:雨,阳光,热,寒,风。它们都必须及时。这五者如果按正常秩序来得很充足,各种植物就会长得茂盛而丰饶。其中任何一种过多,或者过少,就会造成灾害。以下是吉庆的象征;君主的严肃,将随之以及时雨;君主有条理,将随之以及时的阳光;君主的明智,将随之以及时的热;君主的谋虑,将随之以及时的寒;君主的圣明,将随之以及时的风。以下是不吉的象征:君主的猖狂,将随之以连续的雨;君主的越礼,将随之以连续的阳光;君主的逸乐,将随之以连续的热;君主的急躁,将随之以连续的寒;君主的愚昧,将随之

以连续的风。

“庶征”将国家大事、收成好坏、气候物象、水旱灾害都与君主举止行为和政策措施挂上了钩,神权政治倾向极为明显。神权政治是唯心主义神学观在政治上的体现。这里,将天人相应的思想展示无遗,成为了商代神权政治的周代范本。

天人相应是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之最根本、最核心的思想。它是指宇宙中天与人、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共生共立、共处共荣、相因相需、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组成一个和谐有序的有机整体。

“庶征”的本意是在强调天神意志的无比威严的终极性权威,从而达到规范和约束统治者思想行为的目的。这种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强调顺应性的哲学理念是非常适合医学的思维取向的,理所当然地要被医学的理论发展所吸收,并渗透到医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如摄生理论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脏象理论中的肝、心、肺、肾、脾分别与春、夏、秋、冬、长夏之气相通;诊断理论中的病色与常色、客色与主色,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治疗上的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全面体现。

4 小结

哲学对于自然科学总是具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这对于逐渐摆脱了“鬼神崇拜”的神权束缚,又无法象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希腊医学那样朝着分析还原方法前进,又急需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中医学来说,就显得尤其的迫切和重要。

构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渊源之一的《尚书·洪范》,就是对中医学的理论发展有过深刻影响的一块肥沃的哲学土壤。它首先提出了“五行”的观念,成为了中医学重要的论理工具之一;它的“君权神授”的天人相应观又全方位地渗入了中医学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它提出的“神权至上”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金景芳,尚书·虞夏书新解序,[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
- [2]鲍晓东,试论巫文化中“巫医一体”的盛衰,[M].江西中医药,2003,15(4):24~26
- [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19
- [4]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302
- [5]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330

(收稿日期:2006-12-20)